

繪圖二十三續彭公案

繪圖新編第二十三續彭公案卷三

第二十一回 彭欽差追念前事

范守備稟述情由

江都阮貽孫編述

詩曰 過眼光陰轉瞬中

夜深愁聽五更鐘

應知高處多風雨

莫向瓊樓滯客踪

話說彭公見卸天壽已經伏罪。隨即吩咐錄事的書吏。又叫他們主僕三人。分別畫了供單。這才按照大清律例。就將胡氏定了絞罪。王四定了斬立決。因他犯兩重命案。又是家奴欺主。所以死後戮屍。卸天壽姑念無知。應杖一百。監禁一年。期滿釋放。發落已畢。然後貼出通告。宣佈三人罪狀。闔城的百姓。見彭公斷了這件冤案。無不人人敬服。个个歡欣。這也不在話下。此時單說彭公休息了兩日。自己因爲印信沒有着落。心裡終覺不安。因即傳令衆軍。事齊一班男女英雄。又向內黃縣進發。一來察看各處風俗民情。二來乘此探聽各地。有什麼土豪惡霸。順便設法剪除。無非是衛國愛民之心。那日行到天色晌午。已到內黃縣北門。早有本地的大小文武官員。聽說欽差到此。个个都整理冠服。齊來稟安。稟見彭公。此時因爲一路風塵勞碌。不免精神困倦。再則初抵碼頭。也無心傳見各官。只叫彭興把各人的手本遞上。彭公約畧看了一遍。隨手放在一旁。便叫彭興傳出話去。着衆官員各人回衙理事。候明日到行轅傳見。彭公吩咐已畢。就此起身。乘轎入城。此時接官廳上。一衆官員。早已預先進城。就在城內開帝廟。預備欽差的行轅。有那些辦差的委員執事人等。都是彰德府差委下來。老早的已將各事。辦理的停停當當。不消細說。當下彭公的大轎。前呼後擁。來到行轅。少不得各官。又來稟安。彭公又出示曉諭人民。辦了一番例行公事。到了天色一晚。左右擺上晚宴。當有顧煥章等一班得力人員。都陪着彭公入座。待至酒過三巡。彭公偶然心中一動。想起適才睹那各官的手本。內中獨不見內黃縣的名字。心裡實在奇怪。因想現在的內黃縣知縣。乃是于仲周。此人也是一榜出身。從前在京裡。曾向本閣遞過門生帖子。本閣久知他爲人甚好。頗有忠君愛國之心。後來欲想提拔他的前程。不想他已由部選大挑出來。那時本閣很爲欣慰。難得今日觀風到此。正好全他暢叙一番。談談那地方上的民情風俗。那知直到此時。還不見他來稟見。莫非是有心違抗不成。彭公打算了一會。自己又轉念想道。且慢且慢。或者他是另有公事。現在已經不在此間。本閣那就錯怪于他了。不如停會。待問明寔在。再作道理。此時彭公

想定主意。只暗暗的放在心中。並不提起一字。止有顧煥章等幾位英雄。都算是精明強幹的人物。此刻暗見彭公臉上顏色。知道他定有一件心事。無奈各人又不敢多言。一會功夫。酒筵已散。却好有本城的守備范國璋。親自帶人來上宿。保護欽差行轅。彭公便乘勢問道。今日本地的縣官。爲甚麼到此時不來。是何緣故。爾可知道另有什麼他事。就攔麼。彭公才問了這話。范守備忙躬身回道。這件事難道大人還不知道麼。真就奇怪。此刻若非大人提起。卑職等也幾乎忘却了。因爲京裡九王爺的公子。小千歲。此次奉諭旨出京遊玩。順便察看民間風俗。採訪各省官員。在三日之前。已經到此。就在縣衙裡打了公館。聽說還有幾日。才得動身呢。大約于知縣就是陪伴着他。不曾有得分身。所以今天才不來接差的。不知這位小千歲大人。可在京裡會過不曾。彭公听了這話。心裡就是一愣。暗想怪不得于縣令今日不來。那知九王爺的公子在此。這真令人意想不到。但這件事。皇上既派他出京。怎麼不預先通飭各省。着地方官沿途保護。竟听他一个年輕王子。隨意游行。如何放心得下呢。莫非一路另有武員保護不成。彭公想到這裡。心中益發疑惑。但一時又不能說出真假。只得向范守備說道。此事本閣全然不知。從前在京裡的時候。那九王爺本閣倒常常會面。說不定每天都在朝房裡取齊。至于九王爺的公子。本閣倒不曾會過。並且也不曾听人說起。究竟九王爺有幾位公子。多大年歲。本閣實在毫不知情。但照理而論。斷不致其中另有枝節。只好待本閣明白親往縣衙拜會一遭。那時自然明白。范守備連聲應是。當即告退出去。彭公見天時已經不早。這才吩咐從人。打点牀鋪。就此收拾安眠。到了次日一早。果然彭公帶了顧煥章。祁敬敷。韓秀麟。桑兆榮等一班英雄。自己乘着大轎。沿途擺了許多執事。金瓜。鐵斧。旗。鑼。傘。扇。好不威武。就此一行人。穿前呼後擁。以吹喝喝。一路出了行轅。直奔內黃縣衙而來。原來康熙時代。正是滿清國運興隆之際。氣勢方張。威勢日盛。真个萬邦拱服。四海稱臣。什麼皇室宗親。大半都封的親王。貝子。貝勒。種種名稱。無非極其尊貴。那時宗室之內。有位名喚烏格烈。官授軍機大臣。在親王之中。聲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凡是朝中大小羣臣。無一个不敬重于他。就是彭公這樣正真無私也。還處處讓他一着。其餘的文武官員。更是不問可知了。因他排行第九。人都稱他九王爺。但烏格烈雖是一位親王。幸喜平日爲人。還能顧全大局。並不曾親王的身分。恃寵專權。所以彭公在京。還肯全他親近。只可惜的。年過半百。依舊承嗣。

無人虛度一生未免終久缺憾也不過浮雲富貴鏡花水月罷了。看官們看到這裡少不得陡起驚疑。定要責備在下信口開河了。方才明明說是九王爺的公子小千歲已在內黃縣暫住行旌。怎麼此刻又說他並無子嗣呢。這究竟是什麼緣故。真真令人不解。但列位雖這樣責備。且持小子後文交代出來。那時自然明白。正是
事到臨時方見寔 語非道破不知詳 畢竟內黃縣到底是甚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盤蛇山密謀造叛

眾賊冠設計奇裝

詩曰 峭壁層崖一線通 嵒巖碧落奪天工 太華是否曾相似 留與胡笳弄晚風

閑話休提。再說河南寧陵縣地方。離城一百餘里有座盤蛇山。山勢極其險惡。四面都是高峯。真接雲漢。中間的山路。曲折異常。由山頂上以高視下。遠遠的睜看起來。彷彿似一條長蛇。週圍盤繞。所以叫做盤蛇山。這山上共有五個草寇頭。一叫做鎮山虎方漢。使兩把鋼叉。第二叫做飛山虎吳雙。手使一對雙鞭。第三叫做穿山虎周錦。手使兩口雙刀。第四叫做卧山虎邱雲。手使兩柄八角鎚頭。第五叫做出山虎秦明。手使兩柄板斧。這五個強盜都是結義生死弟兄。都有飛騰走壁之能。出色驚人的武藝。山上共有數千嘍兵。一切糧餉軍械佈置的十分完善。大約在河南省境。一班佔山落草的綠林強盜。要算盤蛇山五虎最有名頭。但有一件。這五個強盜雖有這樣的聲勢。尚都算不小。平時並不打家劫舍。攔截過往客商。反派了許多頭目下山。各人帶些金銀。四處招納亡命。收集無賴之徒。暗地裡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又在各城鎮鄉市熱鬧所在。開設幾處茶肆酒館。表面上做的生意買賣。其室內裡專為的暗通消息。探那清廷的動靜。看那地方上有什麼惡霸土豪。或是污吏貪官。就好暗地勾結。約期舉事。搶奪臨近城池。就拿推翻滿清的題目。各處煽惑愚民。號召他們入黨。真尋附近州縣。一經得手。大家便乘勢興兵。這班賊寇真了利害。平時雖有這番舉動。却是秘密異常。那些六党的頑徒。个个又拿定章程。總想日後做官發財。各人都不肯走漏風聲。所以當時那些文武官員。一些也不知道。內中就有些稍知一二的。怎麼做官的人大半都為的自已利益。只好火燒眉毛。且顧眼前。那肯來多事。因此無人啟奏。朝廷更不知情。這班賊寇勢力越過越大。党羽越過越多。益發無法無天了。但這盤蛇山本是內黃縣的地界。遍過這一位子知縣嫉惡如仇。時刻要殲除。

安良保衛地方。自從他到任以來，常常的帶了親隨青衣小帽，親自出來私訪，不消幾日，居然盤蛇山賊寇的情形，竟被他打听清楚。自己就預備啟奏皇上，發兵征剿。那知縣衙裡有書吏王棟臣，早先就全盤蛇山素有來往一見本官有此心意，便將這件事暗地差人通報上山，叫他們預先來攻打城池。他却約定裡應外合，準備臨期獻城。那時方濤才得着此信，就想隨時領兵下山，擒了內黃縣，殺死了縣官，然後再召覓封一路殺上京師，內中吳雙周錦邱雲泰明四個人，却不以此計為然。當時因向方濤說道：「大哥不必如此，兄弟們倒有一條計策，不須驚天動地，就可神不知鬼不覺的先弄些金銀到手，好似山寨裡軍餉，然後再起五路兵馬下山，咱們弟兄每人各領一路，分打各處。臨近州縣，料想那些酒囊飯袋的官員，斷沒有什麼力量抵敵，還不是唾手而得麼？」等到清廷得力的人員，大約就是那來救應。那時咱們已有了根本之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還怕什麼官軍不成？現在清廷得力的人員，大約就是那彭朋一人，除此還有誰來敢全咱們作對？若照這樣辦法，就是那彭朋親自到來，咱們臨時自有脫身之計。也未必俱怕于他，何須再費許多手脚呢？當時方濤听他們這一席話，真說得天花亂墜，也不知是什麼計策。忙問道：「諸位賢弟究竟有甚妙算，快對愚兄說明，只要能千妥萬當，咱們就立刻照樣行事便了。但愈速愈妙，須沒有耽擱才好。再遲延日期，只怕就有些不妙了。」吳雙忙接口回道：「大哥放心，包管此計千妥萬當，自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的。因為前幾天，小弟們已打听清楚，據說那內黃縣人雖精明，胆子最小，平日對于上憲長官十分敬服，所以小弟們才想了這條計策出來。這件事並不要大哥親自煩神，只須小弟們四下山，再帶幾千精細頭目，能幹嘍兵，全去一走，那就萬無一失了。」方濤听了這話，又驚又喜道：「賢弟可快快細說出來，休這樣吞吞吐吐的，叫愚兄怎得明白？」究竟四位賢弟到底預備怎樣辦法呢？吳雙才低低說道：「現在旗人當道，京裡的文武官員，除掉清室的貴族，那些執政的大員，也無非旗人居多。但刻下有位親王名喚烏格烈，是那康熙皇帝的親信人物，人都稱他九王爺。平時言出計從，十分靈驗。只怕連那彭朋還要怕他幾分呢。咱們明日一早下山，五弟的年紀最輕，相貌又生得清秀，就叫他扮作九王爺的公子，假充了个十歲，咱們弟兄却扮做侍衛，隨身保護，再選幾千頭目，扮作轎夫，另帶十幾名嘍兵，扮做親兵，就說奉皇上諭旨，特地出京，到各省察看民風，順訪查貪官污吏。料那些州縣官位卑職小，所說

小千歲到來自然了了餽送程儀齊來孝敬。那裡還辦得出真假。說不定三萬五萬十萬八萬。立時就可到手。若是得便也好。乘此結果。兩個縣官也不算稀罕。這注銀子到手。咱們上山的糧餉大約也可以充足。不怕官軍再多。都能全他廝殺幾年。大哥看此計如何呢。方濤听了這番說項。心裡方才明白。不住的拍手讚道。好計策。好計策。也虧賢弟們想得到呢。愚兄是在自愧不如。萬萬想不出此計。既如此事不宜遲。就請四位賢弟早早預備。准定明日下山。就照這樣辦法。是了。當下眾賊寇定了主意。各人好生歡喜。這日晚間。方濤又備一棹酒筵。預先替他們送行。到了第二日大早。果然眾人裝扮齊整。大家暗藏了防身兵器。泰明乘着一大轎。其餘各人騎馬。前呼後擁。一路下山。正是賊計千般妙算。奸謀百出費籌思。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分解。

第二十三回 扮王子詐取資財

辱縣主責打差役

詩曰 亭樹園林自驕慣 樓頭涼月照平台 試看堤岸垂青柳 應識前朝興廢衰

話說眾賊寇商量已定。當晚酒筵散後。各自就寢。到了第二日大早。果然眾人裝扮起來。真是齊整。絲毫沒有破綻。因為這班賊寇。居心謀反。所以各式衣服。一應裝束。山寨裡都早已準備齊全。臨時應用。毫不費事。方濤看眾人的裝束。心裡讚歎不止。只是拍手哈哈大笑。連說諸位賢弟。真是足智多謀。虧你們想出此計。照這樣下山。不論走到那裡。只怕那些無耻的滿奴。也未必睜得出。便是那彭朋親自到來。大約五弟此番總要穩穩的受他几个頭了。眾人聽說大家也是好笑。方濤又向他們叮囑一番。無非叫各人謹慎。處處小心。不可過于大意。當下眾賊寇自然一一答應。連叫大哥但放寬心。管教几日後自然滿載而歸。大哥靜候佳音。是了。方濤心中大喜。各人又談笑了一會。這才陸續起身。泰明坐了大轎。吳雙周錦印雲。三個人都騎着高頭駿馬。全是侍衛的裝束。隨在左右保護。另有八个嘍兵。扮做護勇。在前開路。又有四个扶着轎扛其餘十數名嘍兵。都扮的親兵模樣。一个个長槍大戟。器械鮮明。果然真似王子一般。說不盡的威武。眾人前呼後擁。就此吆吆喝喝。一路下山。頭一處就到的安陽縣。乃是彰德府的首縣。縣主范根源。本是个忠厚書生。一听小王子到來。几乎唬得屁滾尿流。連忙整好衣冠。到城外迎接。當時俯伏道旁。自有一番恭敬。其餘的小官員。如千百把總之類。更是唬得魂不附體。毋庸細述。這班賊寇。勉強這

留了兩日。到底終久有些心虛。俗語有句話叫做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衆人不敢多延。到了第三日上。大家便匆匆起程。可憐安陽縣知縣前後酬應了三日。除掉茶送程儀五千兩。不算其餘一切酒席費用。整整又去了一千。心裡真是說不出的苦衷。看官試想。似這等官員。遇到這樣強盜上司。輕輕巧巧敲他一記竹杠。若是個好官。自然要在官囊裡掏出這注銀子。算他自己倒霉罷了。若是個壞官。只怕未必甘心。又要往百姓身上搜括了。所以說來說去。無非是小百姓吃苦。想來真真可歎。話休煩絮。單說盤蛇山這班賊寇。由安陽縣打撈一注銀子。就此匆匆起程。接連又到武安縣湯陰縣涉縣臨漳縣等處。這几處縣官。那個還敢違抗。無非依舊照樣辦去。極力恭維。衆賊人又得了一萬多兩銀子。各人心裡好不快活。以為這些官員。真是酒囊飯袋。都像和聲喚子一般。益發不放在心中。未了才到內黃縣。來當時縣主于仲周。前兩日就接鄰縣的公文。說是京裡九王爺的公子。小千歲出京察看民風。訪查官吏。叫他趕緊預備接差。于縣主得了這信。自然不敢怠慢。隨即吩咐本衙書差人等。整理一應卷宗。催繳各鄉的租稅。恐怕欽差到來。要提款應用等情。止有行轅不曾預備。只好等臨時請示。過了几日。假欽差方才抵到于知縣那裡。知道底細。只得邀齊本城文武官員。齊到城外迎接。當時盤蛇山的一班賊寇。曉得于知縣是個忠厚老實好官。就在他本衙內做了行轅。于知縣怎敢違抗。便將東首的花廳收拾起來。每天都要備辦筵款待。連那些親兵侍衛等人。上上下下。縱非几桌酒席。不可。偏是這些強盜。真個可惡。越見他老實。越要有心來欺他。動不動便要發脾氣。可憐于知縣被他們騷擾不堪。逼的走頭無路。心裡可真急了。自己要認個晦氣。這些程儀打發他們動身。無奈他又是个清官。平日兩神清風。一貧如洗。此刻陡然要這許多銀子。那裡籌備得出。好容易四處挪借。才勉強湊了五百兩。那知吳雙周錦等四個賊寇。見于知縣銀子送得過少。縱當他是有意慳吝。現財難捨。衆賊人心裡登時惱恨起來。竟敢再三拒絕。立意要不肯收。弄得于知縣進退兩難。終日的只是長吁短歎。可憐背着人。也不知淌了多少眼淚。自己只怨官運不通。那裡曉得內中却有這段情節。整整又接了几天。衆賊人見于知縣程儀還不曾備好。心裡益發動怒。這天一早起身。正想尋他問話。預備個空兒。發作他几句。巧巧此時于知縣着个差役。送了點心出來。秦明不由的無名火起。當下便借此發話道。好大個縣官。他是

一縣的父母。難道今日真要搭架子麼。咱在京裡。倒不曾有人敢來拘束。偏是他竟不耐煩起來。咱高興要在這裡多住几天。呢。暫時且不回京。倒看他怎樣擺佈。秦明才說了這話。旁邊吳雙周錦邱雲三個賊人。又假意說道。小千歲且請息怒。諒他一個小小縣官。斷沒有這膽子。敢來冲撞。難道自己不要前程麼。俾會兇再申斥他几句就是了。何必全他認真較量。呢。幾個賊人。一問一答。本是故意裝腔做勢。彷彿變戲法的一般。在他們心裡。以為一頓胡鬧。攪得那于知縣日夜不安。就可立時備辦銀子出來。焉想那個差役。偏偏不識時務。一見秦明動怒。真當小千歲必了性子。早唬得胆戰心驚。又怕本官真个遭罪。那還了得。因此趕緊打了個搶扞。一面又連連叩頭道。小千歲不必動氣。本官的性情。小人是知道的。斷不敢稍有怠慢。大約即刻就要來請安了。剛說到這裡。只見秦明把眼睛一翻。大聲喝道。胡說胡說。你這狗頭。敢來全他辨白麼。說着。伸手就是一掌。那差役不曾提防。早已一個跟頭栽倒在地。這吳雙等三個賊人。不由分說。也就趕上來。七手八脚。打了一頓。可憐這差役。被他們拳打脚踢。真是無處伸冤。只得爬起身來。向外便走。正是。胥役無辜遭戲辱。賊徒有意逞凶頑。畢竟于知縣後來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備程儀知縣受逼 謁欽差彭帥驚心

詩曰

滄海桑田几變遷。繁華過眼若雲烟。何如避世逍遙客。守分安居樂自然。

話說那差役本說的一番好話。一來替本官暗中討點情分。二來自己也是討好的意思。不想這班賊人。竟不体谅。反把他毒打一頓。可憐這個差役。好似啞子吃黃連。一般。真个說不出苦衷。自己只得爬起身來。又向那假王子叩了個頭。方敢退出。這時差役來到外面。心裡好不氣惱。暗想他既是九王爺的公子。堂堂的小千歲。怎麼如此壞法。不但貪賄愛寶。到處敲人家竹槓。並且連情理都不講。咱倒是有心來恭維他。不料反吃他一場虧苦。實在可惡。嘴裡說着。一直來到後面。見了本官。就將方才的事。細說一番。于知縣听了這話。心裡看是氣悶。恨不能就要出去。向他責問几句。方遂心願。無奈自己官卑職小。料想不能奈何他。怎樣只得長歎了幾聲。準備再湊几百銀子。給他動身。此刻于知縣打定主意。又將本衙的刑名錢穀。兩位師爺。一齊請來。大家商議章程。三個人正在斟酌議論。這個當兒。就見左右的人。紛紛進來傳報。說是欽差彭大人。因往各縣觀風。現在頭站牌。已頂到本城西門城外。大約彭

欽差的轎子隨後就到。此刻已離城不遠了。于知縣聽到這個信息，心裡不免又喜又驚。喜的是這位彭大人本是清正無私的好官，今日既有他到此，正好把自己的冤枉悄悄向他說知，將來等他回京，就請他轉奏朝廷，並要他作个干証，准備全九王爺父子作對驚的是現在彭欽差到來，少不得又要辦差，無奈一位欽差在此，已經勉力酬應十分吃力，若是再加一位這小小的縣分，那裡有這許多支款拿來使用？因有這兩層緣故，所以于知縣心裡很是躊躇。當時只得吩咐傳報的人，暫且退出，自己依舊全兩位師爺商量章程。那知這句話早被盤蛇山的几个頭目打聽清楚，忙來報知吳雙等人，叫他們趕緊預備。依吳雙周錦叩雲三個的意見，曉得彭公的名頭本來不大好惹，就想乘此先在庫裡劫些官銀，順便就殺了縣官，就此一闖而散。大家趕回山寨再說，偏偏秦明這個賊寇要算他胆子真大本領又高，他听各人說出這樣意見，登時暴跳起來，反說他們胆量過小，稱不起盤蛇山的好漢，難得彭朋親自前來，咱們平日只聞其名，未見其人。今日冤家路窄，狹路相逢，正是大好的机緣。咱們弟兄乘此好會他一會，倒看他什麼三頭六臂，究竟有多大的利害。好在咱們上上下下連帶來的頭目嘍兵，通共也有數十餘名，大家只要暗地准備停當，即便到了臨時，果然那彭朋真个刁猾，竟被他暗出破綻出來。咱們也好打个暗號，乘他們湊手不及，就勢痛殺他一場，豈不大妙？就憑咱們這身本領，料那些飯桶的官兒還有什麼本事，抵敵不成。這三個賊人听了秦明一番說項，各人也就高興起來，真个是藝高人胆大。吳雙周錦本來扮的侍衛，立刻便來到後押房，假稱小千歲傳出話來，着本縣縣官陪伴他酌棋。如彭朋到此，毋須前去接差，各事自有小千歲作主。于知縣听了這話，自然連連應是。心裡都當這位小王子定與彭欽差有什麼宿仇，此番在這裡見面，說不定西下總要反腔的。因為他這樣打算，所以拿定心意，益發不敢去接差，却好范守備說了前後的情形，因此彭公心中有些疑惑，特地親自來拜會，順便察看動靜。話休煩絮，當下彭公乘著大轎，有顧煥章等一班使義英雄跟隨保護，另有許多親兵各執刀槍，好不威武。就此前呼後擁，吆吆喝喝，一路來到內黃縣衙門。彭公在轎子裡抬頭一看，見那縣衙頭門口果然有好多的兵丁，个个都是彪形大漢，精神抖抖，雄氣糾糾。這班人正是盤蛇山的嘍兵，改扮的官軍。因那四名賊寇恐怕外面走漏風聲，裡面不通信息，所以特派几个頭目帶領這些嘍兵駐紮在頭門口，防備外間設有動靜。

他們就好從裡面殺出。兩下互相接應。這班賊人算計也不為不精。此時彭公那裡知道底細。當下看了一眼。見這些兵丁果然都是官軍號褂戰裙各式裝束。一些不錯。彭公心下也就不甚疑感。曉得于知縣既陪伴九王爺的公子。料想此刻斷不能分身出來迎接。只得吩咐輪班就此抬進頭門。所有執事親兵人等自然在外面守候。止有顧煥章、系兆榮等一班英雄跟隨彭公。一直來到暖閣。轎子方才打杵。彭公下轎才听吱呀一聲。暖閣門開。裡面于知縣穿着公服一路迎接出來。另有兩個侍衛打扮遠遠跟隨。彭公怎知就裡。只得隨着于知縣一齊走進簽押房。原來四個賊人曉得彭公已親自到此。但表面上不能不稍為敷衍。所以秦明才着人招呼于知縣。只到暖閣迎接。暗中又叫吳雄、周錦兩個人跟隨防備。于知縣說出什麼破綻。這都是賊人的詭計。外人那裡知道。頃言少說。當時彭公來到簽押房。身子剛才坐定。正待向于知縣先問個太畧情由。早見那兩名侍衛傳出話來說。是小千歲有請。彭大人到裡面談話。彭公所說不敢怠慢。只得立起身來。自己整好衣冠。就全于知縣兩人來到東花廳。果見那位小王子身穿品藍四開氣長袍。外罩團龍黃馬褂。腳登元綴粉底烏靴。紅頂花翎。項掛珊瑚朝珠。真見相貌堂堂。氣概不俗。當中案上放着棋盤文房四寶等件。另有幾個侍衛垂手立在一旁。花廳上靜悄悄的。毫無一點聲息。彭公見此情形。不由的令人起敬。只得搶行几步先趕上來。打了個搶拌。一面又督主子請了聖安。然後一旁侍立。這班賊人胆子真大。此刻見彭公照行君臣大禮。並未賄出絲毫破綻。心裡更覺放心。秦明連身子動也不動。只把頭略點了一點。隨說彭大人風霜勞頓。不妨坐下細談。正是：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畢竟彭公怎樣探出真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彭大帥有心試探

惡秦明假計脫身

詩曰：民意天心不可違。爭城掠地各誰歸。試看盜賊如蓬起。孽禍依然閭閻魁。

話說盤蛇山的一班賊寇見彭公照行君臣大禮。並未賄出絲毫破綻。眾賊人更覺天放寬心。內中秦明更加放肆。因他扮着小王子格。外要拿些身分。裝腔做勢。起來任意這位彭欽差叩頭請安。可恨這班賊連身子抬也不抬。只把頭略點了一點。彭公此時却有些老大不甚願意。自己心裡又氣又悶。因想咱在京裡的時候。每日朝見主子也。

沒有這樣的氣魄便是老佛爺御駕親臨也該念本閣是个老臣平日為國效忠南北奔走總有一些微功似乎要客氣一句其餘的親王貴族也不知見過許多從來不曾有如此驕抗即便九王爺本閣在京亦常常會面來談笑自如並無半點拘束不料他竟這等欺人倚官仗勢想來未免可恨但彭公心裡雖是這樣想法不過總當這小王子年紀太輕少不更事罷了決料不到是強盜改裝無奈秦明雖然狡猾強幹精明到底是个賊寇那資格就度究竟不全少不得終久要露些馬脚別的事都可以假裝得來只有那些官体以及一切舉止言談種種實在不容易做作所以當時兩下勉強談了几句彭公無非低聲下氣曲背彎腰處處是臣子的道理所說的話也無非問及京中近日情形什麼政治上的關係或是自己征服各處草寇的事情秦明却是言語支吾時時張口結舌說不出所以然來本來他是強盜出身那裡曉得什麼朝政更兼自己又不知怎樣稱呼只是句句不離个咱字對於彭公一時又稱彭卿一時又稱彭大人可憐秦明急的一身冷汗進又不好進退又不好退要想就此反臉無奈彭公身後立着几位英雄在此保護眼見得不能下手要想乘勢脫身又恐畫虎不成反而受害因此秦明想來想去心裡左右為難好不着急不由的有些慌張起來此時彭公暗想他這樣情形又見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定住有些偏促不安彭公心裡早已陡添了几分疑感但冒名頂替四个字一時總不敢出口自己只好暗暗打算不覺心裡一動偶然想起當日在京裡時候曾記那日五鼓上朝有幾位全僚無事閑談說起那九王爺有位公子寫得一手的好字本閣何不乘此試他一試無論如何自可以真假立辨了彭公想到這裡不由的喜從天降連忙起身來滿臉的堆下笑容向着秦明躬身說道老臣聞得小千歲書法甚好從前任京曾向老千歲一再懇求已蒙俯允今日乘此消閑老臣不揣愚昧敢求大筆賞賜一聯以便將來留作紀念不勝榮幸說至此隨喚左右唐墨伺候旁邊早有侍役答應一聲忙在案上搬過一方硯台就此磨起墨來彭公不由分說今人取出一副對紙在案上鋪好眼睛睜的等着他動筆秦明心裡好不難受起初听彭公陡然說出這番話來好似半空裡起了个霹靂一般這一驚非全小可暗想這彭朋真个利害怪不得人說他刁惡今日見面果然話不虛傳虧他此刻想出這套計來這是分明來試探咱的真假但別樣事還好勉強惟這筆桿兒却叫咱怎樣拿法這便如何是好秦明一面想着早見旁邊的

人墨已磨好。一應文房四寶都已擺設整齊。各事停停當當。秦明到了此時。明知萬無退步。再一遲延。反為不妙。自己只得強打精神。一面撩起衣袖。心裡却暗暗打算主意。毫不露半點聲氣。就將一枝大筆。提在手中。一面裝出豪興。反向彭公帶笑說道。既是彭大人見愛。咱只好當眾獻醜了。此時彭公見他落落大方。心裡反覺有些惶恐。連忙躬身答道。此乃小十歲。休念愚誠。今日賞此臉面。真使老臣感激。任心旁道。吳雙周錦卿雲。這三個賊人。一見秦明這樣光景。真唬得胆戰心驚。明知秦明平日的行為。只知道要槍弄棒。回來不懂斯文。俗說扁擔大的一字。大約他都未必認識。那裡還曉得什麼書法呢。所以三個賊人見他提筆要寫。料定他是強打精神。因此各人都替他捏着一把冷汗。無奈勢騎虎背。又沒個退讓的地方。大家只得面面相覷。一個個都在心裡着急。就任這個當兒。那知秦明陡然急中生智。忽地放下筆來。向着彭公惡狠狠的說道。彭大人。你今日果真要咱寫這對聯麼。咱是一時糊塗。幾乎被你愚弄。現在咱已明白了。你那裡是要咱寫字。分明是來試驗真假。恐怕咱是冒名頂替。有心要試探一番。還有什麼多說。好好既如此。咱也不便全你深講。且到京裡見了主子。再說。你還不知道麼。咱真是強盜改扮前來。專為到各縣詐取些程儀。回去受用。你待怎樣。可惜你做了一輩子官兒。怎麼連強盜都不認得。可笑可笑。咱這強盜。却非別的草寇可比。現在咱們也不必理論。你可早早回京。咱就靜候你十天。那時一全面聖便了。說至此。隨吩咐來人伺候。轉身向外就走。這吳雙周錦卿雲三個賊人。早已會意。連喊小千歲。息怒。彭大人斷無此心。秦明又大喝。道狗頭曉得什麼。還不速速滾開。吳雙等連連應是。早有一班嘍兵。抬過那乘轎子。秦明頭也不回。氣沖沖的上轎。兩邊吆喝一聲。閑人讓開。只見那些護兵侍衛。簇擁着一乘大轎。飛也似的出了頭門。一邊離了內黃縣。直奔盤蛇山去了。這時彭公惊得面如土色。就中于知縣更唬得目定口呆。連話都說不出來。好不容易挨了一會。才向彭公埋怨道。大人萬萬不該如此。可知卑職已受了几天悶氣。只好放在心裡。諒求全他。還有什麼理講。看來他這一走。免不得到京裡。又不知鬧出什麼風波了。正是。賊計算來真狡猾。忠良無故受欺凌。畢竟彭公怎樣辦理。且看下回分解。

詩曰 志士英雄兩立功 爭城奪地一般全 可憐百姓遭塗炭 顛沛流離道路中

話說彭公被于知縣一頓埋怨。心裡實在氣恨。自己想來想去。把那前後情形。細細的揣度一番。忍不住喊了一聲。哎呀。于知縣倒唬了一跳。不覺驚問道。大人何故如此。敢是又觸動什麼心事不成。彭公連連點首道。正是。正是。方才這件事。據本閣想來。定是班賊。他卻有意便這奸計。乘此脫身。不料我輩堂堂官宦。竟被那些賊鬼所愚。真真可恨。于知縣听彭公這等說。心裡實在不解。忙問大人何以見得。卑職却不明。還求一一示明。彭公冷笑道。事已如此。總算我輩才智不及。以致為若輩所欺。貴縣如不相信。可趕緊派人去追。究竟看這班人。是由那條路出城。大約總可得些形跡。隨後便知。此刻彭公雖如此說法。于知縣到底半信半疑。但心裡總仗着胆子。立刻就着本衙几名快頭。帶了十數名差役。火速出城去追。如見方才這班人。不分首從。一并拿回。重重有賞。眾差役听了本官吩咐。自然不敢怠慢。大家立刻飛奔出城。追趕那些賊寇。那知走不多遠。就見路旁松林裡。放着一乘空轎。另有旗幟傘扇。執事等物。齊擺在一旁。眾人上前細看。認得就是過才那個假欽差。乘的轎子。原來秦明等一班賊寇。當時奔出城外。因在內黃縣已露了破綻。明知日後不能再幹這勾當。這許多執事。留他無用。再則沿途耳目要緊。乘着轎子。反為不便。所以大家商議。便將各樣物件。完全拋棄。只把那各縣詐來的銀兩。各人分帶在身。一路得意揚揚。轉回大寨而去。此刻各差役見了這許多物件。眾人心裡也就明白。曉得上了他們的圈套。料這班人定是強盜。改扮無礙。大眾計較一會。就將賊人留下的物件。連那空轎子。抬回。又將一切情形。稟知本官。于知縣此時才佩服彭公的高見。當下彭公聽眾差役的回話。心裡更加歎息。深恨這班賊寇。真胆大包天。內中顧煥章等一班英雄。更是十分惱怒。大家磨拳擦掌。都向彭公請示。定要追捉這班賊寇。方肯甘休。彭公反問眾人。安慰几句。總道事已如此。諒那賊寇已經去遠。現在急也無益。不如休息一夜。再行斟酌。辦理。眾英雄無奈。只得忍氣吞聲。遵示而行。此時天氣已是不早。于知縣就留彭公。權在本衙歇息。當晚又另備盛筵。款待眾人。順便替彭公洗塵。直至二更。方才散席。一宿晚景已過。到了次日大早。彭公才將東方鐫鏤秀麟兩人。悄悄喚進。吩咐他們暗暗探訪賊寇的行踪。一經得着下落。速來回報。以便發兵征剿。二位英雄奉了密令。當時不敢停留。各人先飽餐一頓。然後結束。得帶了鐵總

路費乳糧等物。又藏了一口單刀。就此辭了彭公。走出縣衙。兩個人飛奔出城。順着大路緩緩行來。那知剛走了不遠。就見迎面有兩條岔路。都是通衢大道。二位英雄立定腳步。先把方向看了一會。也不知走那條路是好。東方鏞笑道。咱們今日奉命出來防盜。究竟這班賊寇。到底姓甚名誰。還是佔山落草。還是鄉村之中。還是在城市裡面。這却難以料定。照此看來。不知几時才能訪出下落。難道夫人就在內黃縣。久住着候信不成。依小弟的愚見。咱們橫豎是一樣的責任。何不就此各分一路去訪。至遲以五日為期。須回來探信一次。將來不論是誰。止要探得下落。自然都在內黃縣會齊。應該遵大人的面諭。不可冒險私自貪功。這等辦法。似乎比兩人全走較為妥當。不知吾兄可贊成此意麼。此刻東方鏞說出這番議論。那知韓秀麟正中下懷。依他的心意。本想單身獨行。恨不能立時訪出賊人下落。悄悄的帶兩顆首級回來獻功。幹這一件出色驚人的事業。自己方才還願。只因彭公派他們兩人出來。當時又不好違令。及至出城上路。又碍着東方鏞的面子。一時說不出口。落得東方鏞這等說法。韓秀麟焉有不歡喜的道理。因此即滿口答應。隨說道。老弟怎說怎好。愚兄無不依從。乘此天色尚早。咱們大家議定。速速動身。便了。東方鏞大喜。當下兩人商量停當。一個奔東首大路。一個奔西首大路。彼此又分了些盤纏。這才起身。各自分頭而去。單說東方鏞別了韓秀麟。獨自一人。只揀那鄉村僻靜地方。一路慢慢行來。那知整整走了兩日。並無一些兒音信。這天走到天色晌午。却來到一個村鎮。只見那街口豎着一道牌坊。上面有劉家集三個大字。東方鏞一面看着。又信步向前走去。正在仰面凝神。忽見那鎮頭上有片空場。場上圍着一叢人。男男女女。擁擠不開。彷彿兩西洋景的。一般。東方鏞心裡甚是詫異。連忙來到近前。立在那人叢背後。再回裡面一看。才見當中立着一個男子。年約二十餘歲。雖是衣衫襤褸。却生得五官清秀。相貌很是整齊。只是站在那裡。呆立着不動。時刻用手指着胸膛。一句話也說不出口。那種淒慘的模樣。真令人一見心酸。東方鏞見了這樣情形。自己心裡一想。暗道。這人大約是個啞子。要飯。此刻定然腹中飢餓。所以用手指着胸口。想是他有苦難言的意思。因此隨在衣袋內摸出一塊銀子。約有一兩多重。直向當中一擲。馬想那人見銀子。捧進來。絲毫並不理會。只當不曾暗見似的。依舊指着胸口。還是在那裡發急。就見他兩隻眼睛。已撲撲的流下淚來。東方鏞暗道。這樣光景。心裡實在不解。忍不住回旁邊一位年老的問道。

請問老伯伯。這當中的少年。究竟是誰家的子弟。因甚這個模樣。方才咱給他一塊銀子。奈他並未理會。只顧捐着心口。是何緣故。敢煩老人家一一說明。有得小子心裡不明不白。這老者經他一問。先將東方鑄上下一打量。然後笑了一笑。方說道。你這位老兄。想是初到此地。自然不得明白。你休見怪。莫說你這一塊銀子。就是有十塊八塊。他也未必理會。你這老兄。豈不是白費一番辛苦麼。正是一片愁腸。誰能解釋。滿腔心事。個人知。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救書生老人談往事

述來曆俠士探前情

詩曰 興亡治亂有常經

利害由來不並行

從此聯盟和議定

萬民歡頌樂昇平

話說東方鑄向老者問道。請問老丈。這當中的少年。究竟姓甚名誰。是那家的子弟。怎麼不言不語。站在那裡。只顧指着胸口。是何緣故。方才小子給他一塊銀子。他又不曾理會。不知是甚麼意見。敢煩老丈一一說明。那老者被他一問。先把東方鑄上下一打量。然後答道。你老兄想是過路的人。難怪你不知細情。你休見怪。莫說你這一塊銀子。就有十塊八塊。他也未必理會。可惜老兄。真是白費苦心了。東方鑄听了這話。心裡更是不解。一面又笑問道。據老丈這等說法。難道此人。竟是本地的富家子弟不成。但他家中。既有這等豪富。怎麼今日又何以如此情形。這真是令人不解。那老者又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這人好比一枝枯花。雖有一千担水。總莫想活得活了。東方鑄听到這裡。那滿腔的義憤。早已萬萬忍耐不住。不由的發急道。老丈有話儘可直說。何必這樣半吞半吐。小子雖是個過路的人。說不定或者能做些功德事兒。亦未可知。如果此人真有什麼冤情。只要老丈能把前後情由。說得清清楚楚。非是小子敢來誇口。大約縱可替他分憂。老丈可早早說明是了。此時這老者被他再三追問。方指着鎖口的牌坊說道。老兄請看那牌坊上三个字跡。不是明明寫的劉家集麼。這就是本鎮的地名。因為此地先前有個劉解元。現在已死了多年。這牌坊就是他家獨建的。當中的這個少年。便是他的後裔。此人名叫劉芳。今年方交二十一歲。論起他家祖上。可算詩禮傳家。文章華國。真不愧書香門第。傳到劉芳。整整已有六代了。這劉芳也是滿腹詩書。在本地很有才名。他在十六歲上。就中了秀才。只有一層不好。他家層來止會讀書習文。也不曉得什麼經營買賣。

終年的生吃山空。所以到劉老手裡。直弄得一貧如洗。四壁蕭條。後來他母親又棄世了。只有個父親在堂。也算是老學究出身。父子兩人一樣的秉性。不料劉老有個表妹。生得才貌雙全。從小兒兩下就結成姻親。只因劉老家計維艱。無力迎娶。所以數年不曾完姻。那知到了去年。却被女家一個內侄。自許攬管。千方設法。竟將他的丈人感動。他丈人原是個勢利小人。因他說得天花亂墜。從此就生了嫌貧愛富之心。直至本年二月間。居然不由分說。便全劉芳寔行悔親。硬將女兒配與他的內侄了。劉芳本是個誠實君子。又且勢單力孤。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此一氣。嘔終日任街上跑來跑去。嘴裡這喊。皇天無眼。好像瘋癲的一般。他父親見了這樣。也就心裡一急。得病而亡。可恨他丈人的內侄。做到這步田地。還不稱心。又暗中買藥。弄了些啞藥。給他吃下。免得他在街上亂講。是非。你想他這手段。毒是不毒。今日就是這位姑娘的喜期。所以這劉芳格外急得瘋了。手掐心口。便是說的自己心痛。口不能言。大約他今日點水還不曾下肚。吸照這樣看來。光景他這條性命。恐怕不能保了。但有一件還好。聽說那位姑娘性情倒十分賢淑。就為這件事。已哭了几場。想要自盡。還不知現在到底如何。倘然一死。就算是三條人命。那時這傷心的賊。真就罪惡滔天了。老拙因全他是閭閻賢鄰。所以這些事。由頭至尾。全都消清楚。今日也是因為放心不下。持地在此。暗暗他的。無奈沒有法子。救得他性命。這便如何是好。老兄細想。這銀子再多些。他還理會得到嗎。說罷歎息不止。此時東方鑄。這老者嚕嚕的說了好久。早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那無名火怎樣忍耐得住。真氣的週身毛髮。根根都直豎起來。一面心裡暗想。道世間上那有這樣傷心的事情。真真是暗無天日了。想我輩既稱行俠仗義的英雄。應該到處救人。急難除暴。安良扶危。濟困才是正理。似這等事。斷難袖手旁觀。咱今日不來便罷。難得路過此地。正是冤家路窄。狹路相逢。焉有不管之理。咱偏要去抱個不平。救活了這兩個義夫。即婦就此成就他們一段良緣。豈不大妙。當下東方鑄打算了一會。不禁義憤填胸。自己越想越對。隨即向那老者說道。適蒙老丈厚情。已將劉秀才的苦衷。一一指示明白。只不知他的岳父。是那害人的賊徒。究竟姓甚名誰。家住何處。仍請老丈細細指點一番。隨後小子自有道理。管教三日以內。這劉秀才的夫婦。定叫他們破鏡重圓。白頭偕老。那時也不負老丈一片功德之心了。那老者听了這話。登時熱鍋裏煮一隻老花眼。直瞞着東方鑄。却是一語不發。東

方鐫見他如此，明知道他半信半疑，定是不敢就說實話。心裡實在萬分焦燥，忍不住連連催促道：「老大，你放寬心，咱們向來言行必符，說到那裡，須要幹到那裡，不似那無信無義之徒，一味哄騙欺人，信口亂道。」辭出，事來全是傷天害理，小子却非此等人可比。況老大這大年紀，欺你何用？宜不更加造孽？老大儘可不必游疑，現在天氣已經不早，事不宜遲，就請老大從速一言，好讓小子就去行事。這時老者听他說得慷慨淋漓，真不愧英雄氣概，又見他一切行為舉動，果然堂堂正正，與眾不全心裡，早就佩服，凡分暗想：此人定是一位好漢，他此刻既能說出這番言語，或者真有此本領，竟能作成此事也未可知。但听他說話的口氣，斷非無故口出大言。若能托天僥倖，真把那個欺心賊結果了性命，那就是吉人天相，也不枉老拙一番憐惜之心。即便他做不成功，諒來此事亦沒甚大害。橫豎事已如此，老拙便替他隱瞞也無益處，不如索性對他細說一番，再看那劉家的造化便了。當時這老者打算已完，然後不慌不忙，才向東方鐫說出一篇話來，正是：書生遭際堪憐惜，俠士豪情貫古今。畢竟那老者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仗義憤代抱不平

訪徐宅私聽密語

詩曰：男兒立志四方行，

黃銳尤須貴養精。

從此風雲開際會，

千秋猶是美英名。

話說這老者，被東方鐫再三催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從實說道：「好漢休要性急，此去西南不到五六里遠，近有個大胡庄，庄主名喚胡慶華，年紀已有六十多歲，家資豪富，廣有田產，膝下只生了一子，名叫胡慶，今年才交一十八歲。慶華平日愛如珍寶一般，听這兒子要怎樣，就怎樣，簡直想上天，趕緊預備拿梯子，因此一日、三日、兩日，竟把這胡慶釀成一個無賴的性質，專一在外眠花宿柳，不務正業。終日全那些狐羣狗黨，四處游蕩，甚至晝夜不歸。後來越過越，是越賴，就將一班游手好閑的人，一齊都養在家裡，不是吃酒，就是賭錢，或是跑到隣近村庄任意闖蕩，見了人家年輕的婦女，信口胡言，肆行調笑。時時有人爭吵，上門鬧得不成話，說慶華也無可如何，只得勉強勸說他几句，無奈胡慶口當耳邊風，簡直置之不理。後來他父親逼得無法，只好聽他無所不為，自己真氣的要死，連一句口也不敢開，說起這胡慶的相貌，更是十分難看。天生的淡如眼，蒜頭鼻，掃帚眉，血盆口，獐頭鼠目，兔耳鷹腮，真像城